

第一章 亦爱亦惧，或敬或驱 ——虎裔的虎情

作为民族精神的象征，首选的灵物是龙，次选的灵物是凤，这已成为华人的共识了。有感于此，闻一多说：“龙凤是天生的——一对……”

龙凤之外，假如要再挑一样优选的灵物，那就非虎莫属了。由此，成语“龙飞凤舞”之外，还有成语“龙腾虎跃”，应用频率都是很高的。

笼统地说华人，当然是把中国的诸多民族都包容在内的。崇虎的民族尽管不如崇龙和崇凤的民族那么多，却也不算少。毕竟，虎乃百兽之王。在虎啸可得而闻、虎踪可得而见的地方，谁能不为虎而心动神摇呢！

从古代的巴人到现代的土家，崇虎是一以贯之的传统。在华人中，他们是当之无愧的崇虎之最。

一、巴人崇虎

巴人的历史至少可以追溯到商代中期，那时的巴人已经生活在铜石并用时代。从巴人为外界所知之时起，他们就是崇虎的。

（一）虎形的器件和纹饰

《新序·杂事》云：“叶公子高好龙，钩以写龙，凿以写龙，

① 《龙凤》，引自《闻一多代表作》，河南人民出版社 1992 年。

屋室雕文以写龙……”这是一则寓言，不可视同真人真事的信史。然而，崇龙的民族确实爱“写”龙，会留下许多龙形的器件和纹饰，使后人得以想见其赤诚和炽热的心态。依此类推，崇凤的民族爱“写”凤，这在张正明的《楚文化史》里有淋漓尽致的描述。本节所要介绍的是崇虎的民族爱“写”虎。

古代崇虎的民族都有虎形的器件和纹饰，不过，有虎形的器件和纹饰的民族未必都是崇虎的。其中，又有数量问题，又有地位问题。

先说数量问题。假如只有零零星星的实物，那是不足以说明问题的。例如，湖北钟祥出土过石家河时期的虎形玉饰，这并不能证明新石器时代晚期的汉东有崇虎的部落存在；湖南安化出土过商代的青铜“虎食人卣”，湖北江陵出土过周代的青铜虎尊，这并不能证明商人和周人都崇虎。

再说地位问题。假如虎的地位不尊不显，那还是不足以说明问题的。例如，从江陵一带的楚墓中，出土了不少木雕的虎形器件，通常是伏虎，小小的虎被大大的凤踩在脚下，虎显得驯顺而谦卑，凤显得威武而骄傲，这并不能证明楚人是崇虎的。假如说楚人崇凤，那就庶几近之了。

假如虎形器件和虎形纹饰不仅数量众多，而且地位尊显，那就无疑是崇虎的实证了。例如，从江西新干大洋洲的一座商代大墓中，出土了七件耳上铸有卧虎的青铜方鼎，以及一件青铜虎尊^②，虎势烜赫，全无龙凤之属可与之抗衡，这就意味着商代的江西确实有崇虎的方国存在。

在巴人的文化遗存中，虎形的器件和纹饰多到了出奇的程度，而且虎的尊显异乎寻常。

张正明：《楚文化史》，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7、8、174～183 页。

② 《江西新干大洋洲商墓发掘简报》，《文物》1991 年第 10 期。

陕西省城固县出土过商代中晚期的虎头形“铜脸壳”（铜面具）和透雕虎纹铜钺，令人注目。按：城固位于汉江上游，当地出土的这些铜器是已知年代最早的巴式铜器。

在陕西宝鸡 彊国墓地出土的青铜器群上，虎形纹饰起着画龙点睛的作用。这些虎形纹饰大都在兵器上，只有一件在马具上，枚举如下：

标本 BZM13：168 为青铜戈，援部饰虎头；

标本 BZM7：159 为青铜钺，本部饰虎头；

标本 BZM7：34 为青铜方泡，饰虎面；

标本 BZM4：105 为青铜戈，本部饰剑齿外露的虎头；

标本 BZM4：107、108、109 为青铜戈 3 件，援本部饰虎纹；

标本 BZM19：60 为青铜戈，援本部饰裂口利齿的虎头；

标本 BZM18：30 为青铜戈，援本部饰虎头。

按：彊国，从其遗物的形制和风格来看，应是西周早期北部巴人的一个封国。西周中期由于衰微而消失，可能因位于王室肘腋之间而被消灭了。

假如说，晚商和西周的巴文化是早期的巴文化，那么，东周的巴文化就是中期的巴文化，秦汉的巴文化则是晚期的巴文化。在中期和晚期的巴文化遗物上，虎形的纹饰也是常见的，为考古学界和历史学界所熟知，这里不必赘述了。其中，罇于的虎钮最能显示虎威。湘西出土的虎印也是巴人的遗物，有阳刻、阴刻两种。

按：早期的罇于出土在华东，似与东夷、淮夷或吴人有关。

唐金裕、王寿芝、郭长江：《陕西省城固县出土殷周青铜器整理简报》，《考古》1980年第3期。

卢连成、胡智生：《宝鸡彊国墓地》，文物出版社1988年版。

已知最早的罍于出土于安徽宿县，年代为春秋中期^①。已知最早的有盘虎钮罍于出土于江苏丹徒县北山顶的吴墓中，共有三件，年代为春秋晚期^②。武陵山地区出土有盘虎钮罍于最多，迄今已有 70~80 件，其中，湘西北居第一，鄂西南居第二。这些罍于的年代，只有几件是战国和秦代的，其余都是汉代的。虎钮，一般为单虎钮，只有两件是双虎钮。

(二) 虎方与於菟

殷王武丁有卜辞云：“……贞令望乘眾與𤝵虎方……”^③ 这个商代的虎方，地望尚有争议。郭沫若认为“当在江淮流域”^④；李学勤则认为“应近于汉水流域”^⑤。1989 年发掘了新干大洋洲的商代大墓以后，鉴于其中有非常令人瞩目的虎形青铜器件，有些学者又觉得与虎方有关。这个思路有一定的因由，但离定论还很远。

北宋重和元年（1118 年）出土于安州（今湖北安陆县）的六件周昭王时所作的青铜器，号为“安州六器”，其中两件中方鼎有铭文曰：

“惟王命南宫伐反虎方之年王命中先省南国……”

按由《古本竹书纪年》、《帝王世纪》、《吕氏春秋·音初》和周昭王时所作其他铜器（《欽鬲簋》、《过伯簋》、《鬲簋》、《史墙盘》、《諶簋》、《唯叔鼎》）^⑥ 的铭文可知，周昭王所伐的是“楚

李衍垣：《罍于述略》，《文物》1984 年第 8 期。

参考唐云俊《江苏音乐文物考古收获》，（东南文化）1998 年第 4 期。三件罍于，腹部都有浮雕人面纹。

郭沫若主编：《甲骨文合集》第 3 册，中华书局 1978 年版，6667。

郭沫若：《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科学出版社 1957 年版。

李学勤：《殷代地理简论》，科学出版社 1959 年版。

⑥ 参考郭沫若《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科学出版社 1957 年版；李学勤：《论长安花园村两墓青铜器》，《文物》1986 年第 1 期。

荆”，“楚荆”可简称“荆”。周昭王渡过了汉江，没有渡过长江。周师征讨的方国应在湖北的长江以北地区，虎方无疑也在其中。虎方，既然以虎为国名，当然是崇虎的。由于文献语焉不详，我们在为虎方落实空间坐标时遇到了难以逾越的障碍。幸而，周代汉江支流沮水中游有一个崇虎的郟国，它使我们无异于在昏暗的山洞中见到了从某个洞口射来的一束亮光。《左传·宣公四年》记录的雌虎给弃婴喂奶的故事，就发生在郟国，大意如下：

楚君若敖娶郟女为侧室，生子斗伯比。若敖死后，斗伯比随其母住在郟地。斗伯比成年以后，同他的一位姑表妹或姑表姐相爱。当地的风俗，每逢暮春时节，男男女女都喜欢到“梦”里去游玩。“梦”是楚语，前人解作“草泽”。其实，“梦”为原野，兼草泽、丛林、丘陵而有之。郟地的“梦”就是“云梦”，“云”通“郟”^①。《墨子·明鬼下》云：“燕之有祖，当齐之[有]社稷，宋之有桑林，楚之有云梦也，此男女之所属而观也。”男男女女在“梦”中游玩，可以寻偶追欢。斗伯比同他的恋人在“梦”中野合，乃至以后生下一个男婴。郟夫人不胜恼怒，派人把这个男婴扔到他的父母当初野合的“梦”中去了。《左传》的原文是：“斗伯比……淫于郟子之女，生子文焉，郟夫人使弃诸梦中。”“子文”是后来才有的名字，郟夫人正在气头上的时候还没有给这个男婴起名字。事有凑巧，那天郟子到云梦去打猎，看到一只雌虎正在给一个弃婴喂奶，大吃一惊，当即罢猎回宫。郟子向郟夫人说起这件稀奇的事，郟夫人以为事出天意，连忙派人去把扔到野外的那个男婴抱了回来。他们给这个男婴起名谷於菟，据说“谷”是楚语“乳”，“於菟”是楚语“虎”。谷於菟字子文，“文”即“纹”，是说这位虎崽有美丽的花纹。

屈原所作的《天问》也讲到了这个富有传奇色彩的故事，其文曰：“何环闾穿社，以及丘陵，是淫是荡，鬻出子文？”这是说

参考张正明《楚文化史》，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128 页。

斗伯比和他的恋人绕过了阍，穿过了社，到丘陵去，玩得动了情，放胆野合，以至生下了子文。

这个故事表明，郟俗是崇虎的。鉴于周昭王南征所到之处没有其他崇虎的方国，我们有理由说，西周的虎方就是东周的郟国。

无独有偶，现在鄂西南的土家人也有雌虎给弃婴喂奶的故事。大意如下：秦始皇的三公子与龙女所生的一个男婴被弃置野外，一只白斑雌虎跑去给他喂奶，一只凤凰飞去给他遮荫。这个男孩是“龙生、虎养、凤遮荫”，贵不胜数，后来成为楚霸王。

把一古一今两个雌虎给弃婴喂奶的故事联系起来思考，就不难发现郟人源于巴人。

人口的流徙和文化的传播，空间上可以达到很远的地方，从巴地到郟地还不算是很远的。人种的繁衍和文化的传承，时间上可以达到很远的年代，从春秋到当代也不算是很远的。

古代湖北的安陆出“於菟”，史有明文；当代青海的同仁出“於菟”，却是晚近的发现，有学者报道如下：

“跳‘於菟’舞是青海省同仁县年都乎土族祭祀山神时禳灾纳吉的一种重要仪式。每年的农历十二月二十日是年都乎土族集体祭山神的日子，届时，作为必不可缺的一种仪式，一定要跳‘於菟’舞（亦称驱赶於菟）。其主要过程如下所述：

先从本村群众中挑选七名身体健壮的成年男子，来到山神庙（庙内除供奉着山神的塑像外，还有二郎神等其他地方保护神塑像）在村内巫师——‘拉哇’的主持下要装扮成老虎，即脱去上衣，挽起裤管，用黑墨汁或锅底黑灰在面部画上虎头像，前胸、后背及腿部均涂成虎皮斑纹（有时前胸及后背也涂成虎头像）。扮演者还要用画有符咒的白纸条把头发扎拢，双手再各执

① 《鄂西民间故事集》，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257～258 页。

一根约长 1.6 米带钩的棘枝作为道具。手持单面羊皮鼓的‘拉哇’是祭祀山神跳‘於菟’舞的主持者，并有一锣手随行陪同伴奏。当山神庙的庙主吹响海螺以后，‘於菟’的扮演者与围观群众聚集在山神庙内，祭礼仪式正式开始。‘拉哇’击鼓诵经，饰虎者列竖队面向庙内山神及二郎神等诸神像前，单腿跪地倾听。此间，庙主不断地给‘於菟’们饮酒，‘於菟’们从此不再与人言语。听罢祷词经文以后，‘於菟’在庙院内结队围圈起舞。其舞姿为单腿雀跃式、左右侧身摇摆做猛虎状等，其动作以垫步吸腿跳为多，具有粗犷古朴的特点。‘於菟’们奔下山坡，径直入村，舍门越墙进入各家院落，无所顾忌地在室内寻觅食物。每年至此，村民们都提前备好肉、圈饼等食品置于室内桌上，待‘於菟’来食用。‘於菟’们觅得食物时衔于口内，并摇头摆尾，做老虎吞食状。若遇家有病人卧床，‘於菟’则跳上炕，跨越病人躯体数次，以示将缠身的病魔驱除，使病人早日康复。‘於菟’不论从谁家拿走食品，主人都不能表示反对，反而都认为‘於菟’赶走了隐藏在他家的妖魔，来年定会人畜平安、吉祥如意，因此脸上都显出喜悦之色。若有谁家被遗漏，主人便把食物拿出来送给‘於菟’，意思是‘於菟’也去过他家驱祟，来年可与村民们共享平安丰年之乐。‘於菟’们完成了到各家的除祟活动以后，个个口衔肉块，双手各执串满圈饼‘曲连’的棘枝，兴高采烈地结队汇集于村内巷道里，然后舞蹈出村。这时村民们再次鸣枪，‘於菟’们做惊恐状，仓惶逃窜，来到村外河沟，用冰冷的河水洗净面部及身上的斑纹，同时也意味着洗除了从村民家里带出来的妖气。巫师和锣手也同时在外河滩诵经焚纸，示意已把妖魔彻底除尽，围观群众各自回家。‘於菟’们则住进附近的磨房等处，尽情享受‘掠’来之物，两天后方可回村。”

详述跳“於菟”舞情景的学者指出，年都乎土族供奉的山神有三位：其一住在果洛的阿尼玛沁雪山上；其二住在同仁的夏琼山上；其三“古毛俄年”是老虎的化身。农历十二月二十日是妖

魔鬼怪为非作歹的“黑日”，因此要代表山神的老虎来除祟。据龚景瀚（循化志）记载，在同仁的土族中，有相当数量的在明代从“江南”及“河州”拨去做屯户的“内地民人”，“久居番地，染其习俗”。他们像郟人那样把老虎叫做“於菟”，像楚人那样把棘枝当做神物，而且像楚人那样看重端午节，记得要在端午节吃粽子、划龙船。同仁那里没有裹粽子的原料和材料，土族人就用菜包子权充粽子；年都乎一带没有船只以及能够通航的河流，土族人就到扎在河边的帐篷里去住几天，以表诚意。由此可知，他们可能原住“江南巴楚之地”，“来青海同仁地区屯边守寨的同时也带来了‘於菟’舞”^①。

同仁年都乎那些年年都要跳“於菟”舞的居民，现在当然是土族。他们的祖先在尚未屯边守寨之时住在长江中游地区，或许原为楚人而染有巴俗，或许原为巴人后裔蛮部而染有楚俗，甚至可能就是虎方和郟国的遗裔。“於菟”这个称呼，在长江中游的方言土语中早就消失了，在黄河上游却还“活”在土族人民中，耐人寻味。

（三）崇虎的廩君蛮和板盾蛮

从战国经秦代到两汉，巴人的主体是南郡的廩君蛮和巴郡的板盾蛮。他们都崇虎，可是彼此有显而易见的差别：廩君蛮是全心全意地崇虎，板盾蛮是半心半意地崇虎。

廩君蛮，其俗崇虎，尤崇白虎。据《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所记，巴氏的首领廩君务相去世以后，“魂魄世为白虎”。“巴氏以虎饮人血，遂以人祠焉。”在中国古代的诸多民族中，没有比廩君蛮更崇虎的了。至于以白虎为祖神，则唯独廩君蛮一族而已。樊绰（蛮书）卷十云：“巴氏……白虎之后也。”

秦永章：《江河源头话“於菟”——青海同仁年都乎土族“於菟”舞考析》，中国民族史学会第七次学术讨论会论文，1998年10月，宜昌。

廩君蛮崇虎是无条件的，板盾蛮崇虎却是有条件的。

《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说：“秦昭襄王时，有一白虎，常从群虎，数游秦、蜀、巴、汉之境，伤害千余人。昭王乃重募国中：有能杀虎者，赏邑万家、金百镒。时有巴郡阆中夷人，能作白竹之弩，乃登楼射杀白虎。昭王嘉之，而以其夷人，不欲加封，乃刻石盟要，复夷人顷田不租，十妻不算，伤人者论，杀人者得以俛钱赎死。盟曰：‘秦犯夷，输黄龙一双；夷犯秦，输清酒一钟。’夷人安之。”对此，《华阳国志·巴志》所记较详，其文曰：“秦昭襄王时，白虎为害，自秦、蜀、巴、汉患之。秦王乃重募国中：‘有能杀虎者，邑万家，金帛称之。’于是，夷胸忍廖仲药、何射虎、秦精等乃作白竹弩，于高楼上射虎，中头三节。白虎常从群虎，嗔恚，尽搏杀群虎，大响而死。秦王嘉之曰：‘虎历四郡，害千二百人，一朝患除，功莫大焉。’……”按：胸忍为地名，在今重庆云阳县西。“三节”，别本作“三箭”或“三矢”。由秦入汉，板盾蛮如《华阳国志·巴志》所记，“专以射白虎为事，户岁出賸钱口四十，故世号‘白虎复夷’，一曰‘板盾蛮’，今所谓‘弜①头虎子’也。”板盾蛮“专以射白虎为事”，可见他们对白虎的态度与廩君蛮适得其反。他们号称“白虎复夷”，不是因为敬白虎和祀白虎，而是因为畏白虎和射白虎。可是，他们也崇虎，否则就不会叫做“弜头虎子”了。

（四）魏晋以后崇虎的蛮部

汉代，板盾蛮受到优待，《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记其事云：“至高祖为汉王，发夷人还伐三秦。秦地既定，乃遣还巴中，复其渠帅罗、朴、督、鄂、度（度）、夕、龚七姓不输租赋，余户乃岁入賸钱口四十。世号为板盾蛮夷。”

弜，音 qiáng 或 qiǎng，《说文解字·弜部》云：“强也。”樊绰《蛮书》卷十所引作“弦”。

汉末魏初，战祸频仍，荆州户口耗减严重，廩君蛮和板盾蛮经由江汉平原向东扩散，东至皖西南和赣西北，南至湘北，北至豫南。他们被笼而统之叫做“蛮”，而冠以地名，有“江夏蛮”、“沔中蛮”、“五水蛮”、“长沙蛮”、“义阳蛮”、“豫州蛮”、“酉阳蛮”、“新蔡蛮”、“南襄城蛮”、“北上黄蛮”等等。其酋帅以田姓居多。留在鄂西南、湘西北、渝东南和黔东北的廩君蛮和板盾蛮，也都因地而得名了，如“五溪蛮”、“酉溪蛮”、“巴建蛮”、“建平蛮”等等。

廩君蛮、板盾蛮所到之处，崇虎之风大盛，外界为之谈虎色变。

（搜神后记）卷四记：“魏时，寻阳县北山中蛮人有术，能使人化作虎，毛色爪牙悉如真虎……”《搜神记》卷十二记：“江汉之域有羆人，其先廩君之苗裔也，能化为虎。长沙所属蛮县东高居民曾作槛捕虎，槛发。明日众人共往格之，见一亭长，赤帻大冠，在槛中坐，因问：‘君何以入此中？’亭长大怒曰：‘昨忽被县召，夜避雨，遂误入此中。急出我！’曰：‘君见召，不当有文书耶？’即出怀中召文书，于是即出之。寻视，乃化为虎，上山走。或云：‘羆虎化为人，好着紫葛衣，其足无踵。虎有五指者，皆是羆。’”这些关于人化虎的传闻，无疑是由于外界对廩君蛮遗裔和板盾蛮遗裔的崇虎之俗不胜惊讶之至，乃至捕风捉影，而愈传愈奇了。

当时，大别山、桐柏山、大洪山一带有左郡，是以蛮户设置的。据《南齐书·蛮东南夷传》，三位左郡太守都姓田。按：田姓是武陵蛮中板盾蛮遗裔的一个大姓，由此可知，左郡中蛮户以源出板盾蛮者居多。

在汉江的上游和中游，还有巴人的遗裔，他们也有崇白虎之俗。《周书·扶猛传》记：“扶猛，字宗略，上甲黄土人也，其种落号白兽蛮，世为渠帅。”按：上甲是郡，在今陕东南；黄土县，治今陕东南靠近鄂西北的蜀河。唐人因李渊曾祖名虎而讳言

虎，凡“虎”字多改为“兽”字。《周书》正是唐人纂修的，所谓“白兽蛮”，实即“白虎蛮”。

（五）白虎——动物和神灵

白虎，不是纯白的，而是在白色的皮毛上有黑色的斑纹。周代白虎曾被称为“驳虞”。《诗·召南》有《驳虞》一篇，《毛诗故训传》注曰：“驳虞……白虎，黑文……”

中国的白虎早就绝种了，但在古代确实有过。现在，西方仍有白虎，也是在白色的皮毛上有黑色的斑纹，尽管总量仅有四十来只，毕竟能证明白虎非乌有之物。现在中国所能见到的白虎是从外国引进的，但已有在中国生下的幼虎了。

古人对白虎的信仰，大概与对青龙的信仰同样悠久。从河南濮阳市西水坡一座仰韶时期墓葬中发现的龙虎图像，是用蚌壳拼成的：龙在东，应即青龙；虎在西，应即白虎。从湖北随州市擂鼓墩 1 号战国早期墓中，出土了一件画有青龙、白虎和北斗的漆箱，青龙在左，白虎在右。青龙和白虎，加上朱雀和玄武，就是天之四灵了。这里，我们只讲白虎。

《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所记的那只白虎，出没于大巴山周围。现在，大巴山东段的神农架仍以产白色动物知名。承神农架林区的友人相告，已知有白熊、白麂、白獐、白猴、白鹤、白喜鹊、白乌鸦、白蛇等等。由此可知，中国古代的白虎可能就是神农架所产的。

西汉在宫中建有白虎殿，东汉又增建了白虎观。汉章帝曾经在白虎观中与名儒探讨五经旨义的异同，纂集为《白虎议奏》，后来由班固改编为《白虎通义》。这时，白虎的荣耀无以复加了。

魏制有白虎樽，每逢正旦元会，放在殿庭上，“若有能献直言者，则发此樽饮酒”。①

① 《宋书·礼志一》。

晋制有白虎幡，乃皇帝专用，随皇帝出入，是皇帝的令旗。^①

唐人讳“虎”字，将白虎樽改称“白兽樽”，将白虎幡改称“白兽幡”。

此后直到宋代，人们普遍认为白虎是公正、刚直、威猛的灵物。

大约从明代起，民间越来越多地把白虎看成是凶神恶煞了。百回本《水浒传》第三十七回有句云：“才离黑煞凶神难，又遇丧门白虎灾。”在汉人中，白虎只有作为西方七宿的合称，才仍是可敬的。

时至今日，白虎可谓每况愈下，而清江流域的土家人竟不改其崇祀白虎的初衷，这不能不令人惊异。

二、土家崇虎

当今中国的 56 个民族，就对虎的崇拜来说，没有超过土家的了。

南郡廩君蛮所居之地比巴郡板盾蛮所居之地优越，也许就是基于这个缘由，廩君蛮的遗裔安土重迁，板盾蛮的遗裔则不惜背井离乡。

现在，鄂西南即清江流域的土家，还保留着廩君蛮的崇虎风尚；湘西北、渝东南、黔东北即沅江下游、澧水流域和乌江下游的土家，还保留着板盾蛮的崇虎风尚。

（一）尤崇白虎的清江土家

清江土家多向姓和覃姓。“向”即廩君蛮五姓的“相”至今仍仍有土家耆老记得向姓的渊源。1981 年，卢荣华在巴东调查时，

参考《晋书·职官志》。

听一位向姓老人说：“我们原本不是现在这个‘向’字，是‘木’‘目’相。”^①这也就是道光《长阳县志》所讲的“土语讹‘相’为‘向’。”按：“相”为尖音，“向”为团音，当地尖、团音不分，才讹“相”为“向”了。至于“覃”姓，则与廪君蛮五姓的“瞿”为一声之转。樊、郑两姓还有，但不旺。巴姓实即向姓，不另成姓了。

清江土家传说：“向王天子一只角，吹出一条清江河。”这两句话，从清江上游到清江下游，几乎家喻户晓。向王即相王，相王即务相，务相即廪君。长阳贺家坪土家传说：“向王是白虎蛮神 寅年寅月寅日寅时复生。”

宋代以来白虎形象的劣化，对清江土家不是没有影响的。因此，现在清江土家认为白虎是家神与凶神二位一体的，但以家神为主，这在丧鼓词（十梦）中说得一清二楚。巴东清太坪丧鼓词《十梦》，每梦都要唱两次，第一次唱的是凶兆，第二次唱的是吉兆。白虎在“三梦”中，第一次唱道：“三梦白虎当堂坐，白虎来哒是场祸。”第二次唱道：“三梦白虎当堂坐，坐堂白虎是财神。”^②按：“坐堂白虎是财神”一句，在长阳有唱作“当堂坐的是家神”的。

长阳西部清江岸边渔峡口镇土家覃氏有这么一个传说：“很古的时候，一个白头发、白胡子的老头来到登星岭，没过几年就死了。死后，姓覃的埋他的时候，这个老头变成一只白虎升了天。从此，这个地方就叫白虎垸，以后又叫白虎陇。后来，姓覃的有托白虎升天之意，也就以白虎作了他们的族称，取名叫‘白

② 李德胜：《清江‘向王’辨》，《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85年第3期。

田万振、朱祥贵、雷翔搜集整理：《萨尔荷唱词之二》，《土家学刊》1997年第2期。

李德胜：《长阳土家族民俗》，《湖北少数民族》1985年第1期。

虎陇堂’。”^①按：白虎陇一作“白虎垆”，同治《长阳县志》和民国《长阳县志》都说是廩君化为白虎之地。

介乎清江流域和澧水流域之间的湖北鹤峰县，以前有田姓的容美土司。土家民间传说：某代土王（土司）特别凶残，覃、田、唐、向四姓土民祈求白虎神惩罚土王。白虎神让土王的鼻子变成白的，这白鼻子每年三月初三大痛一次，每月小痛一次。某年三月初三，土王杀了个娃娃，当天白鼻子居然不痛了，于是每年要杀好多娃娃。白虎神得悉此情，让土王的白鼻子变成红鼻子，红鼻子就是难看的酒糟鼻^②。可见，当地的土家至今还把白虎神看成是伸张正义、惩治顽劣的善神。

鄂西南以白虎为地名的，除长阳的白虎垆或称白虎陇外，还有利川的白虎山，咸丰的白虎山，宣恩的白虎堡，巴东的白虎坡，鹤峰的白虎台，以及宜昌的白虎关；在湘西北，桑植有白虎峪、白虎溪和白虎堂，石门有白虎山和白虎洞；在黔东北，思南有白虎嘴，沿河有白虎溪，印江有白虎塘；在渝东南，涪陵有白虎山；在廩君蛮遗裔到过的鄂东，鄂州有白虎矶和白虎镇。还有很多以虎为地名的，如鹤峰有李虎坡，恩施有李巴沟（土家语北部方言称虎为“李巴”），长阳有虎滩，宜昌有虎脑背、虎牙山和虎牙滩，奉节和忠县都有虎须滩，合川有虎头寨，石门有巴虎山，等等。

向王庙，奉祀号为“向王天子”的廩君务相，长阳最多，20世纪40年代有41座。近半个世纪来，逐渐废圮。现在只有资丘的向王庙遗址尚有可摩挲之处，雕在山门石梁上的“向王庙”三字依然完好。鄂西南其他地方也有向王庙，但数量较少，且废圮更早。澧水流域的慈利、石门、桑植、大庸，也有向王的传说，

① 李德胜：《长阳土家族民俗》，《湖北少数民族》1985年第1期。

② 湖北省群众艺术馆编印：《湖北民间故事传说集·恩施地区专辑》，1982年。第36~37页。

鄂西南有雌虎给弃婴喂奶的故事，已见上文。还有猛虎给善人报恩的故事，大意如下：

从前，冉孝与老母相依为命。一天，冉孝上山打柴，不慎滚下悬崖。他从昏迷中苏醒过来，见到两只老虎在舔他的血，无奈，对老虎说：“虎王，虎王，你莫吃我吧，吃了我，就等于吃我的瞎子老母亲啊。”老虎听了，对他点头三下，他才安心了。老虎把冉孝驮下山送回家，又给冉孝送猪肉来。不久，几个“打虎匠”问冉孝见过老虎没有，冉孝说从来没见过，“打虎匠”只好到别处去了。两只老虎每隔七七四十九天就给冉家送食物来，从不耽误。出乎冉孝意料的是，老虎还给他送来一位小姐，是县太爷的千金。这位小姐见冉孝心地善良，情愿嫁给冉孝，帮冉孝服侍老母亲。他们有了儿女，开了小店，日子越过越好。一次巧遇，县太爷找到了失踪许久的女儿，随即把女儿、女婿和亲家接到县城里去住下。两只老虎找不到冉孝了，每天黄昏在冉孝老家附近吼叫。冉孝的伯伯告诉它们，冉孝一家到县城去了。老虎听到这个消息，飞奔到县城里，大吼不已。冉孝见了老虎，老虎高兴。冉孝让老虎见了母亲、妻子和县太爷，老虎更加高兴。县太爷对老虎说：“虎王，你〔们〕没伤害我女儿，又成全了冉孝，我这府官也不忘记你〔们〕。只要你们今后不伤害人命和牲畜，去吃野猪豺狗，许你们每只虎每天都有四两肉。”冉孝说：“虎王，归山去吧！”两只老虎大吼三声，摇头摆尾归山去了。“直到如今，民间传说一府只有两只老虎，每只虎每天只需四两肉，吃了一餐不管半月管十天并且不乱伤害人畜。”

如此多情多义、可敬可爱的虎，只能出现在清江土家的民间传说和民间故事中。在清江土家民族的传统意识里，虎性与人性是相近的，虎心与人心是相通的。

① 来凤县民族事务委员会、文化局编印：《摆手舞与普舍村》，1986年，第45~49页《人虎缘》。

土家地区以前流行在大门上挂吞口，用以辟邪。所谓吞口，是在半个卵圆形或心脏形的葫芦上画着虎面。从用色可以看出，所画的是白虎的虎面。以前，某些地方的汉族也兴挂吞口。现在，吞口在汉族中几已绝迹了，在少数民族中也罕见了。挂吞口最多的是土家族，次多的是云南的彝族，但也只是相对地说罢了，既不是整个民族的风俗，也不是多数人家的习惯。尽管如此，吞口毕竟是白虎崇拜的遗痕。

（二）对虎又恨又爱的沅江土家、澧水土家和乌江土家

恨虎，可以恨到编出故事来说一位姑娘接连打死七只猛虎；爱虎，可以爱到说猛虎是自己民族的祖宗：这，就是沅江土家、澧水土家和乌江土家对虎的微妙心态。

1. 打恶虎

西水流域的土家有一个《向莲打虎的故事》，大意如下：

“毕兹卡开始在卡那枯一带砍草落业的时候，交不得国课皇粮，每年只得向客王交些虎皮。

颜家寨有一个出名的‘打虎将（匠）’，名叫向莲，七尺多高，粗腰大背，两弯眉毛黑如漆，双眼炯炯放毫光，心雄胆大，一身好武艺，是方圆百里知名的好把式……颜家寨后头有座大茅山，横直八十余里，到处长的是丈把长的芭茅。山脚有个大洞，这儿是老虎的窝窝，附近十八峒周围团转两百里的土人，经常受到虎害，拖去了猪，吃掉了牛，吞下了狗，嚼吃了羊，咬死、吃掉的人上了两三百，弄得这个廊场的人怕出得门，田地也荒芜了。自从向莲邀伙上山打虎以来，老虎一天天地少了。十几年中，向莲领着伙计们收拾了三百多只老虎，只剩下一只老虎公了。

老虎公浑身花斑，眼睛有铜盘大，像一对大灯笼。它过一路，连海碗大的树都撞倒了。人们称它‘扁担花’，是虎中之王。讲起扁担花，人人害怕。三五个人碰上了它，一眨眼工夫就被吞

吃掉，一个也打不脱……向莲和扁担花较量了好几个回合，但没有分过输赢，扁担花恨死了向莲。向莲也当众发了誓，不收拾了扁担花枉自为人。”

有一年的中秋，天气晴和，向莲“提起两百来斤重的铜叉、铜锤，独自上了大茅山”。找到傍晚，山下的村寨升起了炊烟，向莲还没有找到扁担花。“正要回转，只听得芭茅丛里扑地一声响，扁担花窜出来了。向莲说：‘好呀，你来了。’拣起铜叉，躲在树边。

扁担花似乎发现了什么，竖耳静听，旋转着眼睛侦察目标。向莲一跃，蹦了上来，对着扁担花就是一飞叉。扁担花一闪，铜叉插进土里，只剩一节把把了。向莲拣起铜锤，纵上虎背，正要锤它的背脊梁，扁担花把腰胯一掀，向莲被掀出几丈远。扁担花前爪略略一按，朝上一扑，从半空中窜下来。向莲闪在扁担花后边，它竖起铁硬的尾巴一剪。向莲一跃，躲在一边，拔出铜叉，对准扁担花脑壳一飞叉。它脑壳一扁，飞叉又落在土里。

扁担花扑又扑不着，掀又掀不倒，剪又剪不住，暴躁起来，大吼一声，就像晴空一声霹雳，树动山摇，再一次扑过来。向莲一飞锤打过去，扁担花一躲，铜锤打断了腰围大的一根杂树。扁担花两只前爪到了向莲面前，向莲一窜，到了它的腹下，提起一只后腿一翻。扁担花乘机打一个滚，见势不好，拔腿就跑，向莲扯起铜叉紧紧追赶。

扁担花过了岗，下了岭，进了洞。向莲来到洞前，扁担花无影无踪了……洞串洞，洞连洞，有人说 48 洞，有人说 70 洞，谁知道有多少洞啊！”向莲正着急，忽然见到一只大白鼠进洞，连忙跟着走进去，“走呀，走呀，转了十几个拐，串了二十几个洞，隐隐约约听到扁担花喘气的声音。又走了一阵，在白鼠眼光的闪烁下，看到那十字洞旁的一个大岩窝里困着扁担花。向莲绕到它的身旁，对准它的肚子，猛地一叉。扁担花受了重伤，鲜血像喷泉一样喷出来。它移动身子，费尽全力挣扎起来，猛扑向莲。向